



列傳第七十七 藝術上 北史八十九

晁崇

張深

殷紹

王早

耿玄

劉靈助

沙門靈遠

李順興

檀特師

由吾道榮

顏惠頭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麴紹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母懷文

張子信

陸法和

蔣昇

強練

庾季才 子質

盧太翼

耿詢

來和

蕭吉

楊伯醜

臨孝恭

劉祐

張胃玄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醫巫所以禦祲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鄭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人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叙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

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醫巫則文摯扁鵲季咸華佗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莫不探靈入妙理洞精微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矣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熒惑人心遂令時俗祲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茲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叙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咸相祖述自魏至隋年移四代至於游心藝術亦為多矣在魏則叙晁崇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劉靈

助江式周澹李脩徐謩王顯崔或蔣少遊以爲術藝傳在齊則有由吾道榮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遵世趙輔和皇甫玉解法選魏寧基母懷文張子信馬嗣明爲方伎傳在周則有冀雋蔣昇姚僧坦黎景熙趙文深褚該強練以爲藝術傳在隋則有庾季才盧太翼耿詢韋鼎來和蕭吉張胄玄許智藏萬寶常爲藝術傳今檢江式崔或冀雋黎景熙趙文深各編別傳又檢得沙門靈遠李順興檀特師顏惡頭并以陸法和徐之才何稠附此篇以備術藝傳前代著述皆混而書之但道苟不同則其流異今各因其事以類區分先載天文數術次載醫方伎巧云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善天文術數爲慕容垂太史郎從慕容寶敗於參合爲道武所獲從平中原拜太史令詔崇造渾儀遷中書侍郎令如故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奏占爲角蟲將死帝旣剋姚平於柴壁以崇言之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輿駕所乘巨犢數百頭亦同日斃於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崇弟懿明辯而才不及崇以善比人語爲黃門侍郎懿好矜容儀被服僭度言音類帝左右每聞其聲莫不驚悚帝知而惡之後其家奴告崇懿叛招引姚興及興寇平陽帝以奴言爲實執崇兄弟並賜死

張深不知何許人也明占候自云嘗事符堅堅欲征晉深
勸不行堅不從果敗又仕姚興爲靈臺令姚泓滅入赫連
昌昌復以深及徐辯對爲太史令統万平深辯俱見獲以
深爲太史令神龜二年將討蠕蠕深辯皆謂不宜行與崔
浩爭於太武前深專守常占而不能鈎深曠遠故不及浩
後爲驃騎軍謀祭酒著觀象賦其言星文甚備文多不載
又明元時有容城令徐路善占候坐繫冀州獄別駕崔隆
宗就禁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須臾應至隆宗
先信之遂遣人出城候焉俄而赦至又道武明元時太史
令王亮蘇垣太武時破和龍得馮弘太史令閔盛孝文時
太史趙樊生竝知天文後太史令趙勝趙翼趙洪慶胡世
榮胡法通等二族世業天文又永安中詔以恒州人高崇
祖善天文每占吉凶有驗特除中散大夫永熙中詔通直
散騎常侍孫僧化與太史胡世榮太史令張寵趙洪慶及
中書舍人孫子良等在門下外省校比天文書集廿石二
家星經及漢魏以來二十三家經占集五十五卷後集諸
家撮要前後所上雜占以類相從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
外官及圖合爲七十五卷僧化東莞人也識星分案文占
以言災異時有所中普泰中尔朱兆惡其多言遂繫於廷
尉免官永熙中孝武帝召僧化與中散大夫孫安都共撰

兵法未就而帝入關遂罷元象中死於晉陽

殷紹長樂人也達九章七曜太武時爲筭生博士給事東宮西曹太安四年上四序堪輿表言以姚氏之時行學伊川遇遊遁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興將臣到陽翟九崖巖沙門釋曇影問興即北還臣獨留住依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就道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爲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黃帝四序經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陽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

身書根不
入山嶺之

草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會相生爲表裏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釋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經文傳授於臣山神禁嚴不得齎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居嶮難無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維鷄火感物懷歸自爾至今二十五載臣前在東宮以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聖詔敕臣撰錄集其要最仰奉明旨謹審先所見公序經文抄撮要略當世所須吉凶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貴賤等級尊卑差別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內呈先帝晏駕依先撰錄謹以上聞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其從子致亦

四百二十三字
以學術著名

王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陰陽九宮及兵法善風角明元時
喪亂之後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爲設法令各無咎由是
州里稱之時有東莞鄭氏執得讎人趙氏剋明晨會宗族
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爲占候并授以一符曰
君今且還選取七人令一人爲行主者佩此符於雞鳴時
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平旦當有十人相隨向西北行中
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提取第
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男五
父也諸子竝爲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家趙氏竟免後早
與客清晨立於門內遇有卒風振樹言語客曰依法當有
千里外急使日中時有兩匹馬一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即
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隣里辭別仍
沐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馬一白一赤從州
而至即促早上馬遂詣行宮時太武圍涼州未拔故許彥
薦之早彥師也及至詔問何時當剋此城早對曰陛下但
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剋帝從之如期而剋輿駕還都又
不雨帝問早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猶無片雲帝
召早詰之早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四合遂大雨滂沱早
苦以疾辭乞歸鄉里詔許之遂終於家或言許彥以其術

四百十六字
勝恐終妨已請令歸之耳

耿玄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占有客叩門玄在室已知其姓字并所賫持及來問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別有林占時或傳之而性不和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則拒而不許每云今既貴矣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代京法禁嚴切王公聞之莫不驚悚而退故玄多見憎怨不為貴勝所親官止鉅鹿太守

劉靈助燕郡人也師事范陽劉弁而靈踈無賴或時負販或復劫盜賣術於市後事介朱榮榮信卜筮靈助所占屢中遂被親待為榮府功曹參軍建義初榮於河陰害王公

鄉士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朝行宮靈助以其州里衛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受害者數十人榮入京師超拜光祿大夫封長子縣公從上黨王元天穆討邢杲元顥入洛天穆度河會介朱榮於太行及將攻河內令靈助筮之靈助曰未時必剋時已向中士衆疲怠靈助曰時將至矣榮鼓之即便剋陷及至北中榮攻城不獲以時盛暑議欲且還以待秋涼莊帝詔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破十八九間果如言車駕還宮進爵燕郡公贈其父僧安為幽州刺史尋兼尚書左僕射慰勞幽州流人北還與都督侯深等討葛榮餘黨韓婁滅之於薊仍釐州務又為幽并

營安四州行臺及介朱榮死莊帝幽崩靈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方術堪能動衆又以介朱有誅滅之兆遂自號燕王大行臺爲莊帝舉義兵馴養大鳥稱爲己瑞妄說圖讖言劉氏當王又云欲知避世入鳥村遂刻氈爲人象書桃木爲符書作詭道厭祝法人多信之時西河人紇豆陵步藩舉兵逼晉陽介朱兆頻戰不利故靈助唱言介朱自然當滅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冀人悉從之從之者夜舉火爲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普泰元年率衆至博陵之安國城與叱列延慶侯深介朱羽生等戰戰敗被禽斬於定州傳首洛陽支分其體初靈助每云三月末我必入定州介朱亦必滅及將戰靈助自筮卦不吉以手折著棄之地云此何知尋見禽果以三月入定州而齊神武以明年閏三月滅北等於韓陵山永熙二年贈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曰恭時又有沙門靈遠者不知何許人有道術嘗言介朱榮成敗預知其時又言代魏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及齊神武至信都靈遠與勃海李嵩來謁神武待靈遠以殊禮問其天文人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勃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並宜速用兵遲則不吉靈遠後罷道姓荆字次德求之不知所在

李順興京兆杜陵人也年十餘乍愚乍智時莫識之其言

未來事時有中者盛冬單布衣跣行冰上及入洗浴略不
 患寒家嘗為齊方食器用不周順興言昆明池中有大荷
 葉可取盛餅食其所居去池十數里日不移影順興負荷
 葉而歸脚猶泥舉坐驚異後稍出城市常冠道士冠人有
 憶者不過數日輒至其家號為李練好飲酒但不至醉貴
 賤竝敬之得人所施輒散乞貧人蕭寶夤友召順興問曰
 朕王可幾年對曰為天子自有百年者十年者一年者百
 日者事由可知及寶夤敗裁百日也有侯終德者寶夤之
 黨寶夤敗後收集反者順興稱其必敗德乃棒殺順興置
 城隍中頃之起活如初後賀拔岳北征順興與魏收言
 為毛鴻賓等九人姓名者悉放貴還順興從後魏
 酒坑以繩繫之於城巷牽行俄而蒲坂降又無
 梁覽家庭中卧以布衫到覆身上後覽於趙崔反通使東
 魏事泄被誅覽以衣到覆果如順興之形周文嘗至溫泉
 順興求乞溫泉東間驪山下二畝地周文曰李練用此何
 為對曰有用未幾至温湯遇患卒於其地初大統十三年
 順興謂周文曰可於沙苑北作一老君象面向北作笑狀
 周文曰何為答曰今突破蠕蠕時甚惑未解其意及蠕蠕
 國滅周文憶語遂作順興象於老君側
 檀特師者名惠豐身為比丘不知何處人飲酒啖肉語嘿

無常逆論來事後皆如言居於涼州宇文仲和為刺史請之至州內厯觀既庫乃云何意畜他官馬官物仲和怒不聽住涼州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禽之仲和身死資財沒官周文遣書召之檀特發至歧州會齊神武來寇玉壁檀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侯景未叛東魏之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為獠猴令其面常向西日夜弄之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景啓降尋復背叛人皆以為驗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之檀特云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又著白絹帽左右復問之云汝不著王亦著也尋而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事驗多如此也俄而疾死

由吾道榮琅琊沐陽人也少為道士入長白山太山又遊燕趙間聞晉陽有人大明法術乃尋之是人為人家傭力無名者久求訪始得其人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歷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歲餘是人謂榮云我本恒岳仙人有少罪過為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至汾河遇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將至天是人

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如此法道榮所不得也道榮仍歸本郡隱於琅邪山中辟穀餌松朮茯苓求長生之秘又善洞視蕭軌等之敗於江南其日道榮言之如目見其後鄉人從役得歸者勘問敗時形勢與道榮所說符同尋爲文宣追往晉陽道榮恒野宿不入逆旅至遼陽山中夜初馬驚有猛獸去馬止十餘步所追人及防援者並驚怖將走道榮徐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遽走道榮至晉陽文宣見之甚悅後歸鄉里隋開皇初備禮徵辟授上儀同三司諫議大夫沐陽縣公從晉王平陳還苦辭歸至鄉卒年八十五又有張遠遊者文宣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帝置之玉匣云我貪人間作樂不能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

顏惡頭章武郡人也妙於易筮遊州市觀卜有婦人負囊粟來卜歷七人皆不中而強索其粟惡頭尤之卜者曰君若能中何不爲卜惡頭因筮之曰登高臨下水洞洞唯聞人聲不見形婦人曰姪身已七月矣向井上汲水忽聞胎聲故卜惡頭曰吉十月三十日有一男子詣卜者乃驚服曰是顏生邪相與具羊酒謝焉有人以三月十三日詣惡頭求卜遇允之履惡頭占曰君卜父父已亡當上天聞哭

聲忽復蘇而有言其人曰父卧疾三年矣昨日雞鳴時氣盡舉家大哭父忽驚寤云我死有三天人來迎欲升天聞哭聲遂墜地惡頭曰更三日當永去果如言人問其故惡頭曰允上天下土是今日庚辛本宮火故知卜父今三月土入墓又見宗廟文發故知死變見生氣故知蘇允為口主音聲故知哭允變為乾乾天也故升天允為言故父言故知有言未化入戌為土三月土墓成又是本宮鬼墓未後三日至戌故知三日復死惡頭又語人曰長樂王某年某月某日當為天子有人姓張聞其言數以寶物獻之豫乞東益州刺史及期果為天子擢張用之惡頭自言厄在彭城後遊東都逢彭城王介朱仲遠將伐齊神武於鄴召惡頭令筮惡頭野生不知避忌高聲言大惡仲遠怒其沮衆斬之

王春河東安邑人也少精易占明陰陽風角齊神武引為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二離將士皆懼神武將退軍春叩馬諫曰比至未時必當六捷遂縛其子詣軍門為質若不勝請斬之賊果大敗後從征討恒令占卜其言多中位東徐州刺史賜爵安夷縣公卒贈秦州刺史

父
信都芳字玉琳河間人也少明算術兼有巧思每精心研

究或墜坑坎常語人云算歷玄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沈思
 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後為安豐王延明召入賓
 館有江南人祖暕者先於邊境被獲在延明家舊明算歷
 而不為王所待芳諫王禮遇之暕後還留諸法授芳由是
 彌復精密延明家有羣書欲抄集五經算事為五經宗及
 古今樂事為樂書又聚渾天歌器地動銅鳥漏刻候風諸
 巧事并圖畫為器準並令芳算之會延明南奔芳乃自撰
 注後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太守慕容保樂聞而召之芳
 不得已而見焉於是保樂弟紹宗薦為之於齊神武為館客
 授中外府田曹參軍芳性清儉質樸不與物和紹宗給其
 廩馬不肯乘騎夜遣婢侍以試之芳怒呼歐擊不聽近已
 期不自守無求於物後亦注重差勾股復撰史宗芳精專
 不已又多所闕涉丞相倉曹祖珽謂芳曰律管吹灰術甚
 微妙絕來既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留意十數日便
 報珽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內葭草灰祖對試之無驗後
 得河內灰用術應節便飛餘灰即不動也為時所重竟不

絕又著樂書道甲經四術周髀宗其序曰

中學者問蓋天揚雄曰蓋哉未幾也問渾天曰落下

商為之鮮于安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莫之息矣此言

蓋差而渾密也蓋器測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於祖故云

未幾也。渾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隱見難變，故云幾乎是。持太史令尹咸窮研晷，蓋易古周法，雄乃見之，以爲難也。自昔周公定影王城，至漢朝蓋器一改焉。渾天覆觀以靈，愚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効玄象，芳以渾筭精微，術機萬首，故約本爲之省要。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術。周髀宗又上黨李業撰新曆，自以爲長於趙、耿、何、承天、祖沖之三家，芳難業。五闕。又私撰曆書，名曰靈憲，曆筭月頻，大頻小食，必朔證據甚甄明。每云何承天亦爲此法，而不能精靈憲，必當百代無異議者，書未成而卒。

宋景業，廣宗人也。明周易爲陰陽緯候之學，兼明靈憲。武定初，任北平太守。齊文宣作相在晉陽，景業因高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渤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時魏武定八年三月也。高德政徐之才並勸文宣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將還。加異授仁等又云：宋景業誤王宣斬之，以謝天下。帝曰：宋景業當爲帝王，師何可殺也。還至并州，文宣令景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君也。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順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

四百二十字
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
其位帝大悅天保初封長城縣子受詔撰天保歷李廣為
之序

許遵高陽新城人也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
其驗若神齊神武引為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不橫死是
以任性踈誕多所犯忤神武常客借之芒陰之役遵謂李
業興曰賊為水陳我為火陳水勝火我必敗果如其言清
河王岳以遵為開府記室岳後將救涇時遵曰此行必致
後凶且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可去遂與君同行遵曰遵
好與生人相隨不欲與死人同處遂遺給其馬以行至都

尋喪三臺初成文宣宴會尚書以上三日不出許遵妻李
氏憂之以問遵遵曰明日當得三百匹絹季氏曰若然當
奉三束遵曰不滿十匹既而皆如言文宣無道日甚遵語
人曰多折筭來吾筮此狂夫何時得死於是布筭滿床大
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文宣以十月崩遵果以九月死
子暉亦學術數遵謂曰汝聰明不及我不勞多學唯授以
婦人產法豫言男女及產日無不中武成時以此數獲賞
焉又有滎陽麴紹者亦善占侯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
二伏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
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

然煙先起煙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而如紹言

吳遵世字季緒勃海人也少學易入恒山忽見一老翁授之開心符遵世跪水吞之遂明占卜後出游京洛以上筮知名魏孝武帝之將即位使之筮遇否之華曰先否後喜帝曰喜在何時遵世曰剛決柔則春末夏初也又筮遇明夷之賁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若能敬始慎終不失法度無憂入地矣終如其言後齊文襄引為大將軍府墨書彙軍從遊東山有雲起恐雨廢射戲使筮遇剝李業興云坤上艮下剝艮為山山出雲故知有雨遵世云坤為地土制水故知無雨文襄使崔暹書之云遵世若著賞給十匹不

著罰杖十業興若著無賞不著罰杖十業興曰同是著何獨無賞文襄曰遵世著會我意故賞也須臾雲散二人各受賞罰皇建中武成以丞相在鄴下居守自致猜疑其懷憂懼謀起兵每宿輒令遵世筮遵世云自有大慶由是不決俄而趙郡王等奉太后令以遺詔追武成更令筮之遵世云比已作十餘卦其占自然有天下之徵及即位除中書舍人固辭老疾授中散大夫和士開封王妻元氏無子以側室長孫為妃今遵世筮遵世云此卦偶與占同乃出其占書云元氏無子長孫為妃士開喜於妙中於是起叫而舞遵世著易林雜占百餘卷後預尉澤迴亂死焉

趙輔和清都臨漳人也少以明易善筮為齊神武館客神武崩於晉陽葬有日矣文襄令文宣與吳遵世等擇地頻卜不吉又至一所筮遇革咸云凶輔和少年最在眾人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彖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文宣遽登車顧云以此地為定即義平陵也有人父為刺史得書云疾是人詣館別託相知者筮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後輔和謂筮者云泰乾下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果凶問至有人父疾託輔和筮遇乾之晉慰諭令去後告人云乾之遊魂乾為天為父父變為魂而紆於天能無死乎亦如其言大寧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至通直常侍入周亦為儀同隋開皇中卒

皇甫玉不知何許人也善相人齊文襄之自潁川歸文宣從後玉於傍縱觀謂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指文宣曰會道北垂鼻洩者及文宣即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抹其眼使歷摸諸人至文宣曰此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竝曰亦貴至石動桶曰此弄癡人至二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玉嘗為高歸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曰我何為反玉曰公有反骨孝昭賜趙郡王十死不問王喜曰皇甫玉相臣云當惡死今復何慮帝以

玉輒爲諸王相心不平之玉謂其妻曰殿上者不過二年
妻以告舍人斛斯洪慶妻洪慶以啓帝怒曰向婦女小兒
評論萬乘主敕召玉玉每照鏡自言其死及被召謂妻曰
我今去不廻若過日午時當得活既至正中遂斬之文襄
時有吳士雙盲妙於聲文襄歷試之間劉桃枝聲曰有所
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言如鷹犬爲人所
使聞趙道德聲曰亦繫屬人富貴翁赫不及前人聞侯景
聲與道德相似聞太原公聲曰當爲人主聞文襄聲不動
崔暹私搯之乃謬言亦國主也文襄以爲我家羣奴猶極
貴況吾身也又時有御史賈子儒亦能相人崔暹嘗將子
儒私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
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眇速非帝王相也竟如
言齊代善相者有館客趙瓊其婦叔寄弓弓已轉在人處
盡知之時人疑其別有假託不然則姑布子卿不如也初
魏正始前有沙門學相遊懷朔與平目見人皆有富貴之表
以爲必無此理燔其書而後皆如言乃知相法不虛也
解法選河內人也少明相術又受易於權會筮亦頗工陳
郡袁叔德以太子 闕 行博陵太守不願之官以親老
言於執政楊愔愔語云旣非正吟尋當遣代叔德意欲留
尊累在京令法選占云不踰三年得代終不還也勸其盡

家而行又爲叔德相云公邑邑終爲吏部尚書鑒照人物
後皆如言又頻爲和士開相中一開牒爲開府行參軍
魏寧鍾鹿人也以善推祿命徵爲館客武成以己生年月
託爲異人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
變辭曰若帝主自有法又有陽子待語人曰謠言盧十六
雉十四捷子拍頭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大數太上之祚恐
不過此旣而武成崩年三十二

秦母懷文不知何許人也以道術事齊神武武定初齊軍
戰芒山時齊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因文曰赤火色黑水
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古改爲黃神武遂改

爲赭黃所謂河陽幡者也懷文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
以重柔鏈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爲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
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治家所鑄宿柔鏈是
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頓截三十札也懷文又云
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一可瑩刀每云昔在
晉陽爲監館館中有一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懷文云
此人別有異算術仍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算子即知
其實數乃試之并辯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剥數
之唯少一子算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懷文位
信州刺史又有孫正言謂人曰我昔聞曹普演有言高王

四百三十三卷
諸兒阿保當為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也
德之謂德昌也滅年號承光即承之矣

張子信河內人也頗涉文學少以術知名恒隱白鹿山
時出遊京邑甚為魏收崔季舒所重太寧中徵為尚藥典
御武平初又以太中大夫徵之聽其所志還山又善易筮
及風角之術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庭樹鬪而
墮焉子信曰不善向夕當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
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可往雖敕亦以病辭子信
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敕
喚永洛欲起其妻苦以之稱墜馬骨折不堪動詰朝而斃

作子信齊亡卒

千古吳人不
得以藝術目
之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
戒行沙門同老且自幼見之容色常定人莫能測也或謂
出自嵩高遍遊遐邇既入荊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
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為預見萌
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擅
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為國立効師云擊之何也法和
曰正自如此及景度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
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固問之曰
亦剋亦不剋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

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胄泐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若得彼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風即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爲刹實是賊標公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刹仰頭裁出鼻遂禽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爲郡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旣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陵謂曰貧道已却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爲檀越宜即逐取乃請還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揔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度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

孔明可謂爲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挿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爲授三歸龜乃入草初八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爲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爲弟子山中多毒虫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齧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鄉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爲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居士後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旣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

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術爲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不立帝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繫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所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文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旣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餽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

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師但鎮郢州不須動也和乃還州望其城門著麤白布衫袴布邪巾大繩束臂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敗滅復取前凶服著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餽餅焉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旣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雹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摠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感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郡公宋

苙為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苙弟造為散騎常侍儀同三司
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
法和與宋苙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奇術虛心想見之備
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鄴城下
馬禹步卒術謂曰公既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作此
術法和手持香鑪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幃油
絡網車仗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
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
萬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宋
佐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
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
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尉世猶謂之居士
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
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而視之空棺而已法和
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為尚可
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
天共五年說者以為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
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法和在荆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
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肯嫁娶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
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作淫有司考驗並實越姥因

四百二十五字
爾改適生子數人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也少好天文玄象之學周文雅信待之大統三年東魏竇泰頓軍潼關周文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西周文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泰分今大軍既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與泰戰禽之自後遂降河東剋弘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周文欲遣兵援之昇曰春王在東熒惑又在井鬼分行軍非便周文不從軍至芒山不利而還太師賀拔勝怒曰蔣昇罪合萬死周文曰蔣昇固諫曰師出不利此敗也孤自取之恭

帝元年以前後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高城縣子後除太中大夫以年老請致事詔許之加定州刺史卒於家

強練不知何許人也亦不知其名字先是李順興語默不恒好言未然之事當時號為李練世人以強類之故亦呼為練焉容貌長壯有異於人神情敬悅莫之能測意欲有所說逢人輒言若值其不欲言縱苦加祈請不相酬答初聞其言略不可解事過後往往有驗恒寄住諸佛寺好行人家兼厯造王公邸第所至人皆敬信之晉公護未誅前練曾手持一瓠到護第門外抵破曰瓠破子苦時柱國平

四百一十九字
高公侯伏龍恩深被任委強練至龍恩宅呼其妻元氏及其妾媵并婢僕等竝令連席而坐諸人以逼夫人苦辭不肯強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貴賤遂逼就坐未幾而護誅諸子竝死龍恩亦伏法仍籍沒其家建德中每夜上街衢邊樹大哭釋迦牟尼佛或至申旦如此者累月聲甚哀苦俄而廢佛道二教大象末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遺之強練張囊受之隨即漏之於地人或問之強練曰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於龍首山城遂空廢後莫知其所終又有蜀郡衛元嵩者亦好言將來事蓋江左寶誌之流天和中遂著詩頌論周隋廢興及皇家受命竝有徵驗尤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

庾季才字叔奔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縣祖詵南史有傳父曼倩光祿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湘東王繹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梁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居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歷謂曰朕猶慮禍起蕭牆季才曰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陝還都以避其患帝初然之後與吏部

尚書宗慄等議乃止俄而江陵覆滅周文帝一見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曰卿宜盡誠事孤當以富貴相答初荆覆亡衣冠士人多沒為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問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敗君信有罪搢紳何咎皆為賤隸誠竊哀之故贖購耳周文乃悟曰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為奴婢者數千口武定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後宇文護執政問以天道徵祥對曰頃上言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護沈吟久之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自是漸踈及護夷滅閱其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誅唯得季才兩紙盛言緯候宜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微曰季才甚得人臣之禮因賜粟帛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祕苑封臨潁縣伯宣帝嗣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隋文帝為丞相嘗夜召問天時人事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悉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得為箕穎事乎帝默然久之曰吾今壁言騎武誠不得下矣因賜以綵帛曰愧公此意太定元年正月季才上言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閣見國城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兩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外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

四百四十七
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為
六甲之始子為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為天數
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
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
知甲子甲午為得天數今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
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帝將遷都夜與高頴蘇威二人
定議季才旦奏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
都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為
遷徙計帝愕然謂頴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季才
絹布及進爵為公謂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於是令季
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謂曰天道秘奧推測多途
執見不同不欲令外人干預此事故令公父子共為之及
書成奏之賜米帛甚優九年出為均州刺史時議以季才
術藝精通有詔還委舊任以年老頴求去職優旨每不許
會張胄玄歷行及袁充言曰景長上以問季才因言充謬
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令人就家訪
焉仁壽三年卒季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
賓遊常吉日良辰與琅邪王襲彭城劉毅河東裴政及宗
人言等為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詵之徒雖後進
亦申遊款撰靈臺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

四百三十字
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

子質字行脩早有志尚八歲誦梁元帝玄覽三言志等十賦
拜童子郎仕隋累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
懿立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煬帝多忌刻齊王暕
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為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
我乃使兒事齊王由是出為合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
至臨渝問東伐剋不對曰伐之可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
色曰朕今搃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質曰願安駕住
此命將授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旣難行可
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今段何如
對猶執前見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剋遣人豈有成功帝
遂行旣而楊玄感反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遽歸謂質曰
卿前不許我行當為此耳今玄感成乎質曰今天下一家
未易可動帝曰玄感入斗如何對曰斗楚分玄感之封今
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宜鎮
撫關內使百姓歸農三五年令四海少豐然後巡省帝不
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馳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
下獄竟死獄中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歷襄武令元
德太子學士齊王屬義寧初為太史令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

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博綜羣書尤善占候筆曆之術
 隱於白鹿山徙居林慮山茱萸澗受業者自遠而至初無
 所拒後憚其煩進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
 巖下以為神仙可致隋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
 不為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
 坐法當死文帝惜其才配為官奴父乃釋其後目盲以手
 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帝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曰恐
 是行鑿輿不反帝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斬之帝至宮寢
 疾臨崩命皇太子釋之及煬帝即位漢王諒反帝問之答曰
 何所能為未幾諒果敗帝從容言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
 姓章仇四岳之胄與廬同源於是賜姓廬氏大業九年從
 駕至遼東太翼言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楊玄感反書聞
 帝甚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稱數關諸
 祕密時莫能聞後數歲卒於雒陽

耿詢字敦信丹楊人也滑稽辯給伎巧絕人陳後主時以
 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會羣臣反叛
 推詢為主任國王世積討禽之罪當誅自言有巧思世積
 釋之以為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寶以去象直太史詢
 從之受天文算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
 施於閤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動合符契世積知而奏之

四百十八字
文帝配詢為官奴給太史局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復當誅何稠言取詢之巧思若有神上於是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即位進歌器帝善之免其奴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車駕東征詢上言曰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為中以詢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弒逆之後從至魏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宇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謀欲去之為化及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於世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也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周大象宰字方護引之左右累遷畿伯下大夫封洹水縣男隋文帝微時詣和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為丞相拜儀同既受禪進爵為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龍潛所言曰首陛下上周與來富公實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即識其人臣當時即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為將領陣無不破臣即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于時王誼梁彥光等

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來巷東門入臣在永巷
 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得無災郭不臣奏陛下曰公
 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擄百揆上覽之大
 悅進位開府和同郡韓則嘗詔和相和謂之後四五當得
 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終人問其故
 和曰十五年為三五加以五月為四五大官擢也和言多
 此類著相經三十卷道士張賓焦子順應門人董子華等
 此三人當文帝龍潛時竝私謂帝曰公當為天子善自愛
 及踐位以賓為華州刺史子順為開府子華為上儀同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
 尤精陰陽算術江陵覆亡歸于魏為儀同周宣帝時吉以

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
 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浮沉又與
 楊素不協由是擯落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徵祥之說欲乾
 沒自進遂矯其迹為悅媚焉開皇十四年上書曰今年歲
 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為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
 以庚申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樂汁圖徵云天元十
 二月朔旦冬至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
 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至尊本本命辛德在景此
 十一月建景子首德在寅正月建寅為本命與月合德而

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
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
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
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
年福吉況乃甲寅部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
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
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為九元之先行年為三長
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曰強
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歷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
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

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
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育皇
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覽之悅賜
物五百段房陵王時為太子言東宮多鬼魍鼠妖數見上
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回風從艮地鬼
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逐之風出宮門而止謝
士於未地設壇為四門置五帝坐于時寒有蝦蟆從西南
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數步忽然不見上
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上陰欲廢立
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及獻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

蝦蟆者阿羅
出揚帝之臣

所吉歷茲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
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
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
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
北雞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
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
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
吉今黑氣當夏主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
上大悅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吉復表曰至尊本命辛酉今
歲斗魁及天岡臨卯酉謹案陰陽書果不得臨喪上不納退

肅平曰皇太子

率深謝余云公

為太子竟有驗然不

山陵務令我早立

之後當以富貴相報

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

陵氣應上入臨喪兆

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

言有真人出矣吾前

一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

二百者取世一運也

汝其誌之及煬帝嗣位拜

少卿加位尚書行經華

陰見楊素冢上有白氣屬

天密言

曰其候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

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

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宜早改葬

玄感亦微知且欲以為

言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

四百二十一
事未幾而感以疾歿帝臨信之後歲餘卒官著金海
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一卷葬經六卷樂譜二十卷
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四卷決一卷太一立成一卷並
行於時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口勿隱於華山隋開皇初徵入
朝見公卿不為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文帝召與
語竟無所答賜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游
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時有張永樂者嘗在京師伯
醜每從之遊永樂為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為分析爻象
幽人微永樂嗟服自以為非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

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
門東道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
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
之其妻稱冤以詣伯醜伯醜為之筮曰金在矣悉呼其家
人指一人曰可就取果得之又將軍許知常問吉凶伯醜
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速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
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
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
此獲免又有人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為皇太子所
召在途遇之立為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為卿說且向西而

東壁門南第三店為我買魚作鱠當得馬矣其人如教福
 更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禽之崖州嘗獻得珠其
 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白水
 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為人所隱具言隱者姓石容狀
 上如言薄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匹國子祭酒
 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言悠尔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
 之言乎久之微有辯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
 玄妙故論者以為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
 臨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算術隋文帝甚親遇之每言灾
 祥之事未嘗不中上因令考定陰陽書官至上儀同著歌
 器圖三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宮五墓一卷遁甲錄十卷
 元辰經十卷元辰厄百九卷石怪書十八卷祿命書二十
 卷九宮龜經一百一十卷太一式經三十卷孔子馬頭易
 十書一卷並行於世

劉祐榮陽人也隋開皇初為大都督封索盧縣公其所占
 候合如符契文帝甚親之初與張賓劉輝馬顯定歷後奉
 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上善之復著陰策二十卷觀臺
 飛候六卷玄象要記五卷律曆術文一卷婚姻志三卷產
 乳志二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歷志十二卷歸
 正易十卷並行於世

張胃玄勃海嶺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爽
 薦之隋文帝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曆事時輩多出
 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怠之然暉言多不中胃玄所
 推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士數人立議六十一事
 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胃玄等辯析之暉杜口一無所
 答胃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
 令賜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歷言前歷
 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敏楚上言曰漢時落下闳改顛項歷
 作太初歷云後當差一日八百有聖者定之計今
 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上

悅漸見親用胃玄所謂置法與古不同者三事其一宋祖
 冲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
 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胤麻法嫌冲之所差太多因以一
 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席胃玄以此二術年限懸隔追檢
 古注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為度法冬至所宿歲別漸
 移八十二年却行一度則以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歷
 宿起牛初明其前後晷日密當其二周馬顯造景寅元曆
 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准之退蝕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法
 時術者多不能曉張賓因用之莫能考正胃玄以為
 時先後逐氣參差就月心為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

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渾則月逐日易及今合朔加三
 日行速則月逐日少遲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日
 以為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
 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行遲
 計二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下即其率
 也其二自古諸歷朔望逢交不問內外入限便註張府立
 法創有外限應蝕不蝕猶未能明胃亥以日行黃道歲一
 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跡一周天月道交結黃道每
 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出一行道外十三日有奇而
 終而復始月經黃道謂之交結朔望去交前後各五度以下
 即為當蝕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之比蝕多有驗月
 道在黃道之南也雖遇正人無由掩映蝕多不驗遂因以
 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蝕分事皆明著其
 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歷五星行度皆守恒率見代
 盈縮悉無格準胃亥候之各得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
 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即如熒惑平見在兩水氣即
 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
 以為定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
 其積候所知時人不能原其旨其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
 凡諸古歷皆以為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胃亥積候知辰

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即如辰星
平晨見在兩水者應見即不見若平晨見在啓蟄者去日
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
其三古曆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
莫知多少曹玄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真數皆與古法不
同多者差八十餘日留回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即如熒惑
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
見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驗今古皆
密其四古曆食分依平即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曹玄積
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常期月向四星即速背之
別遲皆十五度外及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
曆加時朔望同術曹玄積候知日蝕所在隨方改變傍正
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
其六古曆交分即為蝕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
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
即蝕既其應多少自古諸曆未悉其原曹玄積候知當交
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故其蝕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
內掩日便盡故其蝕乃既自此以後更遠者其蝕又少交
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曹玄所立蝕分
最為詳密其七古曆二分晝夜皆等曹玄積候知其有差

二百八十一
春秋二分書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
凡此曹玄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卒于官

列傳第七十七

北史八十九

鄭道寧王烈校正

列傳第七十八

藝術下

北史九十一

周澹

李脩

徐謩

辨孫之才

王顯

馬嗣明

姚僧垣

褚該

許智藏

萬寶常

二百字
蔣少游

何稠

周澹京兆鄠人也多方術尤善醫藥遂為太醫令明元嘗
苦風頭眩澹療得愈由此位特進賜爵成德侯神瑞二年
京師飢朝議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計言不可
明元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詔賜澹浩妾各一人卒謚曰
恭

李脩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也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
太武時奔宋又就沙門僧坦略盡其術針灸授藥罔不有
効徐兗間多所救恤亮大為聽事以舍病人死者則就而
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累遷府參軍督護本郡士門
宿官咸相交昵車馬金帛酬資無貲脩兄元孫隨畢衆敬
赴平陽亦遵父業而不及以功拜奉朝請脩略與兄同晚
入代京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遷給事中太和中
常在禁內文明太后時有不豫脩侍針藥多効賞賜累加
車服第宅號為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宮
撰諸藥方百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歲
而氣力尚康孝文文明太后時令脩詠視之一旦奏言允脉
竭氣微大命無逮未幾果亡後卒於太醫令贈青州刺史
徐謩字成伯丹楊人也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

謇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送京師獻文欲驗其能置病人於幕中使謇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為中散稍遷內行長文明太后時開經方而不及李脩之見任用謇合和藥劑攻療之驗精妙於脩而性秘忌承奉不得其意雖貴為王公不為措療也孝文遷洛稍加眷待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病皆令處療又除中散大夫轉侍御師謇欲為孝文合金丹致延年法乃入居嵩高採營其物歷歲無所成遂罷二年上幸縣瓠有疾大漸乃馳駟召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詠省有大驗九月車駕次于汝濱乃大為謇言設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謇于上席遍陳餼觴于前命左右宣謇救攝危篤振濟之功宜加酬賚乃下詔褒美以謇為大鴻臚卿金鄉縣伯又賜錢絹雜物奴婢牛馬事出豐厚比經內呈諸親王咸陽王禧等各有別賚竝至千匹從行至鄴上猶自發動謇日夕左右明年從詣馬圈上疾勢遂甚蹙蹙不怡每加切誚又欲加之鞭撻幸而獲免帝崩後謇隨梓宮還洛謇常有將餌及吞服道年垂八十而鬚髮不白力未多衰正始元年以老為光祿大夫卒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靖子踐字景昇襲爵位建興太守文伯仕南齊位東莞太山蘭陵三郡太守子雄負外散騎侍郎醫術為江

左所稱事竝見南史雄子之才幼而雋發五歲誦孝經八
歲略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
老子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
之才答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年十三
召爲太學生粗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吳郡張
嶷等每共論周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咸共歎曰此神童
也孝綽又云徐郎鸞領有班定遠之相陳郡袁昂領丹楊
尹辟爲主簿人務事宜皆被顧訪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
中不著衣披紅眠帕出房映光爲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
昂重其才術仍特原之豫章王綜出鎮江都復除豫章王
國左常侍又轉綜鎮北主簿及綜入魏三軍散走之才退
至呂梁橋斷路絕遂爲魏統軍石茂孫所止綜入魏旬月
位至司空魏聽綜收斂僚屬乃訪知之才在彭泗啓魏帝
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辯詔徵之才孝昌二年至洛敕
居南館禮遇甚優嘗子踐啓求之才還宅之才藥石多效
又闕涉經史發言辯捷朝賢競相要引爲之延譽武帝時
封昌安縣侯天平中齊神武徵赴晉陽常在內館禮遇稍
厚武定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秘書監文宣作相普加黜陟
楊愔以其南士不堪典掌功程且多陪從全廢曹務轉授
金紫光祿大夫以魏收代之才甚快快不平之才少解天

文兼圖讖之學共館客宋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
易因高德正啓之文宣聞而大悅時自婁太后及勳貴臣
咸云關西既是勅敵恐其有挾天子令諸侯之辭不可先
行禪代事之才獨云千人逐兔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
大業何容翻欲學人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帝從之登阼
後彌見親密之才非惟醫術自進亦爲首唱禪代又戲謔
滑稽言無不至於是大被狎昵尋除侍中封池陽縣伯見
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述職猶爲弄臣
皇建二年除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
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綵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既善醫
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旣博識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大
寧二年春武明太后又病之才弟之範爲尚樂典御敕令
診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爲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
之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謠云周里跛求伽豹祠嫁石婆斬
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縑靴今太后忽改名私所致恠之
才曰跛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冢作媒
人勿令合葬自斬冢唯得紫縑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
爲字此下系縑者孰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
才曰靴者革旁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有人患
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

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爲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
又有以骨爲刀子把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
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剖視有文理故用之
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兗州
刺史持給饒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
過度恍惚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
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爲觀世音之才
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
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暫遣騎追之針
藥所加應時必效故頻有端執之舉入秋武成小定更不
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籍兗州即是本屬遂
奏附除刺史以胡長仁爲左僕射士開爲右僕射及十月
帝又病動語士開云浪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
敕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既無所及復
還赴州在職無所侵暴但不甚閑法理頗亦踈慢用捨自
由五年冬後王徵之才尋左僕射闕之才曰自可復禹之
績武平元年重除尚書左僕射之才於和士開陸令萱母
子曲盡卑狎二家若疾救護百端由是遷尚書令封西陽
郡王祖珽執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
汰我珽目疾故以師曠比之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

尤好劇談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才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又為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証近大便狂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成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子之誤之當為之也即答云卿姓在上為盧在下為虛生男則為虞配馬則為驢又常與朝士出游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是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李諧於廣坐因稱其父名曰卿者熊白生不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不諧遽出避之

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顏色何不悅諧告之故德正徑送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箇人諱底衆莫之應之才曰生不為人所知死不為人所諱此何足問唐德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茂之元日對色白為諸令史祝曰卿等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常執管就元文遙口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武成生齧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為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之才妻魏廣陽王妹之才從文襄求得為妻和

陽士開知之乃淫其妻之才遇見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其縱之如此年八十卒贈司徒公錄尚書事謚曰文明長子林字少卿太尉司馬次子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學術每歎曰終恐同廣陵散矣弟之範亦醫術見知位太常卿特聽襲之才爵西陽王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中卒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也自言本東海郟人王朗之後也父安上少與李亮同師俱受醫藥而不及亮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文昭太后之懷宣武夢為日所逐化而為龍而統后肩瘡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敕徐謩及顯等為后診脉謩云是微風入臧宜進湯加針顯言案二部脉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又之補侍御師宣武自幼有微疾顯攝療有效因稍蒙眄識又罷六輔之初顯為領軍于烈間通規策頗有密功累遷廷尉卿仍在侍御營進御藥出入禁內累遷御史中尉顯前後居職所在著稱糾折庶獄究其奸回出內惜慎憂國如家及領憲臺多所彈劾百寮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求改革詔委改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有請屬未皆得人於是衆議喧譁聲望致損後宣武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疾東宮

建上爲太子詹事委任甚厚上每幸東宮顯常近侍出入禁中仍奉醫藥賞賜累加爲立館宇寵振當時以營療功封衛國縣伯及宣武崩明帝踐阼顯奏奉翼策隨從臨哭微爲夏懼顯既蒙任遇兼爲法官恃勢使威爲時所疾朝宰託以侍療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徙朔州臨執呼寃直閣伊益生以刀鏢撞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死子曄尚書儀曹郎中懼走後被獲拷掠百餘宅沒於官初顯構會元景就刑南臺及顯之死在右衛府唯隔一巷相去數十步世以爲有報應之驗始顯布衣爲諸生有沙門相顯後當富貴戒其勿爲吏爲吏必敗由是宣武時或欲令其兼攝吏部每殷勤辭避及宣武崩帝夜即位受爾王策於儀須兼太尉及吏部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行事又顯未敗之前有姬卜相於市者言古凶頗驗時子曄已爲郎聞之微服就姬問已終至何官姬言君今既有位矣不復更進當受父寃竝如其語

馬嗣明河內野王人也少博綜經方爲人訕脉一年前知其生死邢邵唯一子大寶甚聰慧年十七八患傷寒嗣明爲其訕脉退告楊惜云邢公子傷寒不療自差然脉候不出一年便死覺之少晚不可復療數日後楊邢竝侍宴內殿文宣云邢子才兒大不惡我欲乞其隨近一郡楊以年

少未合剖符宴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寶脈惡一年內恐死
 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暮而卒楊愔患背腫嗣
 明以練石塗之便差因此大為揚愔所重作練石法以麤
 黃色石如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溽醋中自有石屑落
 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搗下從和醋以塗腫上無
 不愈武平中為通直散騎常侍針灸孔穴徃徃與明堂不
 同嘗有一家二奴俱患身體遍青漸虛羸不能食訪諸醫
 無識者嗣明為灸兩足跌上各三七壯便愈武平末從駕
 徃晉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榜云有人家女病若能差之
 者購錢十萬又諸名醫多尋榜至是人家問疾狀俱不下
 手唯嗣明為之療問其病由云曾以手持一麥穗即見一
 赤物長二尺許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倒地即覺手臂疼
 腫月餘日漸及半身臍節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
 嗣明即為處方令馳馬徃都市藥示其節度前後服十劑
 湯一劑散比嗣明明年從駕還此女平復如故嗣明藝術
 精妙多如是隋開皇中卒於太子藥藏監然性自矜大輕
 諸醫人自徐之才崔叔鸞以還俱為其所輕

姚僧垣字法衛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父菩
 提梁高平令嘗嬰疾疥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召與討
 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僧垣幼通洽居喪盡禮年

二十四即傳家業仕梁為太醫正加文德主帥梁武帝嘗
發熱服大黃僧坦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
弗從遂至危篤太清元年轉鎮西湘東王府中記室參軍
僧坦少好文史為學者所稱及梁簡文帝嗣位僧坦兼中書
舍人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坦赴荊州改授晉安王府諮議
梁元帝嘗有心腹病諸醫皆請用平藥僧坦曰脈洪實宜
用大黃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時初鑄錢
一當十乃賜十萬貫實百萬也及魏軍剋荊州僧坦猶侍
梁元不離左右為軍人所止方泣治而去尋而周文遣使
馳驛徵僧坦燕公于謹固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衰暮疾

病嬰沉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周文以謹勲德隆重乃止
明年隨謹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少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
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坦省疾乃云自要背至臍似有三縛
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坦即為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
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三縛悉除而兩脚
疼痺猶自孱弱更為合散一劑稍得屈伸僧坦曰終待霜
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
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或有勸其服決
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僧坦僧坦曰意謂此患不
與大散相當即為處方勸急使服使即氣通更服一劑諸

意悉愈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疾精神奢亂

覺

知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僧垣後至曰困矣終當不死
為合湯散所患即療大將軍永世公吐伏列楮苦痢積時
而不損廢朝謁燕公謹嘗問僧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
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危殺樂平雖困終當
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
果如其言謹歎異之天和六年遷遂伯中大夫建德三年
文宣太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同異武帝引僧垣坐問之
對曰臣準之常人竊以憂懼帝泣曰公既決之矣知復何
言尋而太后崩其後復因召見乃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敕停朝謁若非別敕不勞入見四年帝親戎東討
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驗垂覆目不得視一足短縮又不
得行僧垣以為諸藏俱病不可並療軍中之要莫過於語
乃虜方進藥帝遂得言次又療目目疾便愈未及足足疾
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仍詔隨駕入京
不令在鎮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帝幸雲陽
遂寢疾乃召僧垣赴行在所內史柳昂私問曰至尊脉候
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
無一全尋而帝崩宣帝初在東宮常苦心痛乃令僧垣療
之其疾即愈及即位恩禮彌隆謂曰嘗聞先帝呼公為姚

公有之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尚齒之辭
非爲貴爵之號朕當爲公建國開家爲子孫永業乃封長
壽縣公冊命之日又賜以金帶及衣服等大家二年除太
醫下大夫帝尋有疾至于大漸僧坦宿直侍疾帝謂隋公
曰今日性命唯委此人僧坦知帝必不全濟乃對曰臣但
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領之及靜帝嗣位遷上開府儀
同大將軍隋開皇初進爵北絳郡公三年卒年八十五遺
誠衣衾入棺朝服勿斂靈上唯置香奩每日設清水而已
贈奉官加荆湖二州刺史僧坦醫術高妙爲當時所推前
後効驗不可勝紀聲譽以盛遠聞邊服至於諸蕃外域咸

請託之僧坦乃參校徵効者爲集驗方十二卷又撰行記
三卷行於世長子察南史有傳次子最字士會博通經史
尤好著述年十九隨僧坦入關明帝盛聚學徒校書於麟
趾殿最亦預爲學士俄授齊王憲府水曹參軍掌記室事
特爲憲所禮接最幼在江左迄于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
齊王憲奏遣最習之憲又謂最曰博學高才何如王褒庾
信王庾名重兩國吾視之蔑如接待資給非尔家比也勿
不存心且天子有敕彌須勉勵最於是始受家業十許年
中略盡其妙每有人告請効驗甚多隋文帝踐極除太子
門大夫以父憂去官哀毀骨立既免喪襲爵北絳郡公復

為六子門大夫俄轉蜀王秀友秀鎮益州遷秀府司馬及
 平陳察至最自以非嫡讓封於察隋文帝許之秀後陰有
 異謀隋文帝令公卿窮其事開府慶整郝瑋等並推過於
 秀最獨曰凡有不法皆最所為王實不知也榜訊數百卒
 無異辭竟坐誅論者義之撰梁後略十卷行於世

褚該字孝通河南陽翟人也父義昌梁鄱陽王中記室該
 幼而謹厚尤善醫術仕梁歷武陵王府參軍隨府西上後
 與蕭撫同歸周自許奭死後該稍為時人所重賓客迎候
 亞於姚僧垣天和初位縣伯下大夫進授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皆為盡其藝術

時論稱其長者後以疾卒子則亦傳其家業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常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
 時號名醫誠諸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
 孝乎由是遂世相傳授仕梁位負外散騎侍郎父景武陵
 王諮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為散騎常侍陳滅
 隋文帝以為負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王俊有疾上
 馳召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
 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
 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詎脉曰疾
 已入心即當發癩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上奇其

妙賚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帝每有苦輒令中使就宅詢訪或以輦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爲方奏之用無不効卒於家年八十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澄父奭仕梁爲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垣齊名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位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川縣伯父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其事故附云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齊後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爲樂戶因妙達鐘律遍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黃鐘調寶常雖爲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且論八音旋相爲宮法改絃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已來知音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見者莫不嗟

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鐘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爲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從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當言所爲可以行矣寶常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四夷之樂非中國宜行其事竟寢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言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而無子其妻因其臥疾遂竊其資物而逃寶常音九餓死將死取其所著書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開皇中鄭譯何妥盧曷賈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爲當時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爲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常所爲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皆心服謂以爲神時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

四百二十七
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弒於江都

蔣少游樂安博昌人也魏慕容白曜之平東陽見俘入於平城充平齊戶後配雲中爲兵性機巧頗能畫刻有文思吟咏之際時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備寫書爲業而名猶在鎮後被召爲中書寫書生與高聰俱依高允允竝薦之與聰俱補中書博士自在中書恒死於李冲兄弟子姪之門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族或謂少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人望不至相重唯高允李冲曲爲體練孝文文明太后嘗因密宴謂百官曰本謂少游作師

耳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然猶驟被引以規矩刻績爲務因此大蒙恩賜而位亦不遷陟也及詔尚書李冲與馮誕游明根高閻等議定衣冠於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訪於劉昶二意相乖時致諍競積六載乃成始班賜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効焉後於平城將營太廟太極殿遣少游乘傳詣洛量準魏晉基趾後爲散騎侍郎副李彪使江南孝文脩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遷兼將作大匠仍領水池湖泛戲舟楫之具及華林殿詔脩舊增新改作金墉門樓皆所措意號爲研美雖有文藻而不得申其才用怕以剖劂繩尺碎劇忽忽徙倚園湖城殿之側識

者爲之歎慨而乃坦尔爲己任不告疲取又兼太常少卿都水如故卒贈龍驤將軍青州刺史謚曰質有文集十卷餘少游又爲太極立模範與蓋尔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而卒初文成時郭善明甚機巧北京宮殿多其製作孝文時青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聞爲要舟水中立射滑稽多智辭說無端尤善淺俗委巷之語至可翫笑位樂陵濟南二郡太守宣武明帝時豫州人柳儉殿中將軍關文備郭安興並機巧洛中製永寧寺九層佛圖安興爲匠也始孝文時有范甯兒者善圍碁曾與李彪使齊齊令江南上品工抗與甯兒制勝而還又有浮陽高光宗善樗蒲趙國李幼序洛陽丘何奴並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爲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宣武以後大盛於時

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安之兄子也父通善琢玉稠年十餘遇江陵平隨安入長安仕周御飾下士及隋文帝爲丞相召補參軍兼掌細作署開皇中累遷太府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線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爲之稠錦成踰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絕琉璃作匠人無敢措意稠以綠瓷爲之與真不異尋加員外散騎侍郎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爲亂詔稠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招其

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長史王文同鎖崇詣稠所
稠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非崇之罪命釋之引共坐與
從者四人為設酒食遣之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
及其洞悉發俚兵以臨餘賊象州逆州開府梁昵討叛夷
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討賊師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相
繼降款分遣建帥李大檀竝平之承制署首領為州縣官
而還衆皆悅服有欽州刺史甯猛力師衆迎軍初猛力欲
圖為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稠以其疾篤示無猜貳放還
州與約八九月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意不懌其年十
月猛力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
力共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初
猛力臨終誠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期不可失信於國士
汝葬我訖即宜上路長真如言入朝上大悅曰何稠著信
蠻夷乃至於此以勲授開府仁壽初文獻皇后崩稠與宇
文愷參典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上旨由是漸見親昵
上疾篤謂稠曰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亦宜好安置囑
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魂而有知當相見於地下上因攬
太子頸曰何稠用心我後事動靜當共平章大業初煬帝
將幸揚州敕稠討閩圖籍世世與服羽儀送至江都其日拜
太府少卿稠於是營黃麾二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

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所役工十萬餘人
用金銀錢物巨億計帝使兵部侍郎胡雅選部郎薛邁等
勾覆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總參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晉已
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服也今服以入朝
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
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又臣謁帝而除去印
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舊制五輅
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內稠曰君臣同所過爲
相逼乃廣爲盤輿別構欄楯符在臣立於其中於內復起須
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無毫釐文物增損極多帝復令
稠造戎車萬乘鈎陳八百連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後兼
領少府監遼東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
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未得濟左屯衛大
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制行
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
廻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
闕面列一觀觀下三門比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稍
加至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亂以爲工部尚
書及敗陷于竇建德復爲工部尚書舒國公建德敗歸于
大唐授少府監卒又齊時有河間劉龍者性強明有巧思

齊後主令脩三雀臺稱旨因而歷職通顯及隋文帝踐阼大見親委位右衛將軍兼將作大匠遷都之始與高顛參掌制度世號爲能大業中有南郡公黃亘及弟袞俱巧思絕人煬帝每令其兄弟亘少府將作于時改創多務亘袞每參典其事凡有所爲何稠先令亘袞立樣當時工人莫有所損益亘位朝散大夫袞散騎侍郎

論曰陰陽卜祝之事聖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專亦不可得而廢也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淺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伎巧而必蹈於禮

者幾于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所以戒乎妄作晁宗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劉靈助李順興檀特師由吾道榮頰惡頭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遵世趙輔和皇甫玉解法選魏寧綦毋懷文張子信陸法和蔣昇強練庾季才盧天翼耿詢來和蕭肅吉楊伯醜臨孝恭劉祐張胄玄等皆魏來術藝之士也觀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狀其間有不涉用於龜筮而究人事之吉凶如順興檀特之徒法和強練之輩將別稟數術詎可以智識知及江陵失守前巧盡棄還吳無路入周不可因歸事齊厚蒙榮遇雖竊之以叨濫而守之以清虛生靈所資嗜欲咸遣

斯亦得道家之致矣信都芳所明解者乃是經國之用乎
周澹李脩徐謩謩兄孫之才王顯馬嗣明姚僧垣褚該許
智藏方藥特妙各一時之美也而僧垣詎候精審名冠一
代其所全濟固亦多焉而弘茲義方皆爲令器故能享眉
壽糜好爵老聃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是信矣許氏之
運針石百載可稱寶常聲律之奇足以追蹤牙曠各一時
之妙也蔣何以刮剝見知沒其學思藝成爲下其近是乎
周時有樂茂雅以陰陽顯史元華以相術稱竝所闕也

列傳第七十八

北史九十

鄭道寧

王烈 校正

